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繡像紅燈記鼓詞 第二十七回 家門不幸氣死孫郎

詩曰：繼成金榜享榮名，離別家鄉歲屢更；相府蘭英親遇後，深明女子赴京情。閑話休提，書接前事。話說玉屏說：「趙小姐合我是妯娌們，取笑不妨，繡樓無人，月姐你聽我取笑一番便了。」唱：

高小姐未曾開口笑娉婷，叫了聲妹妹你算精明。小小的閨女扮作男兒樣，全不怕半路途中來受驚。倘若是路上遇著無賴子，看破了暗裡機關怎脫行？萬一是歹人逼你成邪事，不消說綠頂成全二叔名。

一句話說的蘭英紅了臉，聽著他尊聲嫂聽原因：你本是生在相府千金女，為什麼信口言談沒重輕？觀放著你的籠嘴不欲帶，還要想伸嘴去吃路旁青。想是你料豆吃了多和少，稱的那閑屁放來沒正經。不說他妯娌兩個來取笑，再表那新科狀元孫繼成。

話說孫繼成來至樓下，便叫：「紅梅那裡？」紅梅聽的狀元叫喚，慌忙來到跟前，說：「姑爺有何吩咐？」狀元說：「你到在繡樓以上，把竹簾垂下，就說我要上樓去，與你趙姑娘見禮。」丫環聽說，來至樓上，見了眾家小姐，說：「姑爺來說，他叫我把竹簾垂下，要上樓來與姑娘們來見禮。」夢月聽說，躲在一旁，丫環把簾子放下，玉屏說：「紅梅請你姑爺到樓來。」繼成聽紅梅來請上樓，即便走到樓上，繼成在簾外站住。玉屏相伴蘭英在簾內站立，彼此隔施一禮畢，各自坐下。繼成便問：「賢弟媳不在家中安享榮華富貴，歷盡路途到京中，有何要事？」蘭英說：「家中若要無事，怎肯出頭露面，上京而來。哥哥請坐，聽弟媳細細將始末情由，盡言相告。」唱：

趙小姐未曾開口淚先流，尊了聲伯兄請坐聽根由：你在京那能知道家中事，說起來不覺令人痛悲憂。自從那大哥那年把京進，屈指算於今不覺隔三秋。丟下了家中老少人四口，真正是少年困苦不堪憂。又搭上無錫連遭歲旱苦，四野裡五穀田禾遂失收。你兄弟無奈長街挑水賣，不料想遇著我父將他留，他命婿在俺府內攻書史，有一個繼母代來趙能名，他母子巧言來勸我的父，三個人暗暗定下計牢籠。那日裡七月七日開筵宴，翁婿倆交杯酒一堂中，他父子將酒灌醉你兄弟，只醉得不知南北與西東。差使了趙能暗把丫環害，誣賴你兄弟殺害命殘生。我父親次日當堂送女婿，蔡知縣貪賊受賄順人情，拿了去來打成招定死罪，立時就下在南牢一監中。賣豆腐劉保回家送一信，老母親聽說氣死入幽冥。我嫂嫂萬般出於無可奈，安心要割捨肌膚來殮親。叫錢婆剪髮賣來祭老母，還叫他賣女買棺把屍盛。這一日我在繡樓心撩亂，同月姐散步閒遊到花亭，忽聽的牆外一片人喧嚷，叫月姐隔牆問是為何情。賣婆說因為買棺來賣女，月姐就將女抱進花園中，我贈他白銀三十買棺木，與愛姐定計大門掛紅燈，假借著閑遊玩燈哄我父，因月姐女扮男裝立府中。十五夜黑暗奔到僧家內，弔婆孝與我嫂嫂訴哀情，本來要婆母家中把孝守，又恐怕我父知情不肯容。因此上辭別我嫂把京進，半途中險些遇難喪殘生。俺姊妹受了多少驚和怕，都只為家中有難尋大兄。今幸得相府以內見兄嫂，不枉我上京一場受苦情！

話說孫繼成聽說他兄弟，被趙明害到死地，母親氣死，妻子剪髮賣女，只氣的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。只見他把口一張，往後仰去，咕咚一聲，栽到在地。

玉屏聽見，慌忙跑出簾外，上前抱住，說：「官人醒來醒來！」連叫數聲，並不答應。玉屏小姐，甚是作急，口內埋怨蘭英，說：「妹妹你可也心急，說的這樣利害，把恁哥氣死了，這是怎了？」唱：

高玉屏聲聲埋怨趙小姐，說這是妹妹說話少急心。你或者住上三朝並五日，這些話再對他言也不遲。只願你訴盡家中冤枉事，把你的大兄氣得這昏迷。你來意為求打救他兄弟，難道說氣死恁哥我就依？我父母一生只有一個女，招贅了原想憑依到老時。今日裡你哥若不還陽世，要叫我孤寡少婦怎支住？卻不是上京來找恁兄長，算來要到此將他把命追。高玉屏連聲埋怨不住口，說的個蘭英著忙淚兩垂。

話說趙蘭英，聽他高氏嫂嫂，悲哀之中，一片埋怨，急的他淚如秋雨。又見孫繼成，面如土色，鼻息不喘，也顧不得避弟妹大伯之嫌，慌忙來至面前，手拍繼成膀臂，連叫了幾聲：「大哥，快快醒來！我為恁家的冤枉，絕了俺父女之情，假扮男子上京而來，與你送信，原想叫你回家殯母救弟，不料大哥一急而死，母喪小能葬，弟仇不能報，撇妻拋子，不能教養，枉中了國家狀元。為臣沒得盡忠，為子不得盡孝，難道孫家門戶，竟至如此衰微！」